演山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演山集卷十七

宋　黄裳　撰

貧翁字序

中人不能空者有物息之不能深者有物窒之故

識非[illegible]得氣甚[illegible]動識特見於目前氣特

念也故未不用物物以之爲以物之幻化遇爾之

緣妄言則動竅動則屢起屢與擾擾孰為是者嗚呼役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紛莫能解可勝悼哉予欲學者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邊深者無裏宏深之中大氣生於仁剛氣生於義氣非仁義不生烏有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感觸其虛一者不能率爾使動於辭氣常謂君子之酬酢淒然似秋長者斯成散者斯斂置彼有舍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如見秋色清明而簡靜無可撓者揚子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謂歟故人仲通以括命名予以

資深命字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於人矣將有無窮之變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諭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已未所為序記啟古律詩若干篇序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合養而為

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之無趨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於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輕揚之辭僕雖不敏輒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歷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奇字隱奥難見之事迹聯綴為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約期於絶筆而後定

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爲詩觀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之宗廟奏之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猶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於色形於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烏有

人偽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明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内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猶在野甿閨婦爵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與古人所受同然内蔽於狥已而失詩之理外蔽於翫物而喪詩之志嘉美憂怨規刺傷閔適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狥已者也風

雲泉石春花秋月與其情相適則醉酣歌舞揮毫而逐
其後以寫一時之逸興此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於僞
非天理之自然雖清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
之所感故後世採詩之官廢亦不足為恨也予方惜古
之詩不復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來當在虛
靜中有物採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
而興者其嘉美憂傷喜怒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難言
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難言之物君

亦以無意而得之意其言優游而有斷放肆而有節不可為畔岸也使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於宗廟奏於閨門族黨必有應之者若夫内蔽於狥已而失詩之理外蔽於翫物而喪詩之志茲實辭人之詩豈予所以待君哉

選佛圖序

以定發慧以靜生覺以虛致明天下之成心也成心之中有佛存焉圓覺妙明應化而化物其猶鑑之有明歟

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寂然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性衆凡之流為物甚靈鑑其静披其一然後落着相益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嗔癡而有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於妄想其死也陷溺於惡趣腐敗死滅猶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人之心成之則為佛失之則至於鳥獸草木之不若得失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惟心知所致而求之他焉彼

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更漁厚利與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天人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趨利而邀福此與喪心而求佛者何以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於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夫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罄而墮焉又況貪嗔而邀福者耶嘗謂聖人欲繩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以懲之於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塗以懲之於幽闇為惡者無懼於生則猶有幽闇之慮焉佛之

有補於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爲之心之本末始有物也亦烏有三塗之累哉爲佛之徒者不以此喻衆苟以禍福而攝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爲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發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爲選佛圖上至於圓覺下及於三塗之無間在一念

之正邪流轉之類夢想意識不可勝道也予謂觀君之圖者蓋雖愚衆之列可視而知矣世之為選宫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生生之意若夫室人性之欲而格正其邪見則此圖盡之矣燕閒之中資以為樂豈特賢於已者邪德之請予序其說予釋然慰其悲是故樂為之道焉

諸家詩集序

季文集諸家詩摘其佳什可以留人齒牙間者合為一

集累二十卷焉予喜季文之所好又喜諸家詩格不同其要皆能造理而後發使各離為一家無所摘去未必能為全詩蓋雖國史所作亦經聖人删削始無害禮義者然則予何惜一序為季文道哉造化之辭有感而後作其猶萬籟之鳴風百虫之鳴時歟令夫衆竅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其聲之作未嘗同也唱聲後先和聲小大各稱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凡竹之聲按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

能虛始有天籟苟鑿私智而為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會歸於大塊耶令夫百虫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胷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聲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館之幽破長林之静而與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妾婦之怨望隴畆耕夫之勤勞騷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及其時過理盡譬猶萬籟之竅厲風而為虛是豈苟作乎哉嗚呼百虫之聲萬籟之鳴諸家之吟

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萬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無知者也猶為天籟之所待人情之所感而況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為之則恐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李文之所取者邪宜其書於後

六桂堂詩集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於崇政之庭左朝議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

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嘉祐已亥逮元祐戊辰凡三十年其子峒峵峋嵎嶢相繼書名桂籍仕路之中或直閣秘殿或分符要藩未甚達者皆爲邑令尹公告老歸第五子侍燕休從薦獻左右環列金朱青紫仰望志意顏色相爲先後鄉人榮之公謂子八子三以恩補官而予及峒等以文藝爲進取計其志遂矣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爲六桂堂諸公相與作詩謨揚其事盛矣夫

富民之家操奇贏逐什一一云操斂散拾奇贏邸舍相望夫畝不斷耀金珠腐錦綺所入如輸所欲如取爭為豪華誇大閭里間不知一不肖子俄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足怪者而公有詩禮之訓使自求己非特以為賢才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然則何愧於序公之詩

送仲時南歸序

元豐六年嘗與仲時相得於都下出其所論時務凡數

十萬言獻於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爲畔岸如欲速售者惜乎無左右爲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嘗與仲時故人也其行安得無說一日有客過我問曰家貧親老不爲禄仕其責猶輕於無後仲時之親往矣不爲禄仕其責不與焉然而不以無後爲急猶急於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將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於天下則其身與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歟客難之曰無後則是絶其親也絶其親不

孝罪莫大焉尚能為其身與名乎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要則有後不要則無後不亦在我者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姑其教也名不可必揚身不可必立不亦在外者乎仲時不以在我者為急反急其在外者何也由在我者而充之為身與名趙孟之所不能賤者也烏用其在外者為哉予曰然子姑俟之仲時之有是行豈非幡然而改轍豈非有志

於其後歟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單而影孤孰與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其歸也發古書十餘篋環而觀之未聞而意新有得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歠游鷗弄流泉臥聞蓬雨之聲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濤也遊之樂也襲粳而炊縮釀而酌罩鱸而膾形骸之外笑謔自若朋友往來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得所樂者三

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往亦已無意而得之然則送子汴上觧維千里乃所羡也非所惜也其自爲哉

章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概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爲詩者此體最高誰輒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奇怪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會於太虛然後有天

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為
者邪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於清苦或見於平淡或
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
明白或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嘗道者蓋於
羣體中又其次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夫趣向之髙
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否求其志節之以禮義莫能
逃我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章安詩一編
以序屬予而予聞其詩久矣會養病未能詳觀故序詩

家數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待予親論而後喻也

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故工於書者必言羲之工於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於元稹率易者不至於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於

李白寒苦者不至於孟郊譎怪奇邁者不至於賀牧商
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於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
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長樂陳傅商老為
人俊逸不就束縛能飲酒及書畫嘉祐中已有文章名
於士大夫間每於坐上引巨觥取大醉有索詩者走筆
立就不復留思至十篇而後止其譎怪奇邁庶幾賀牧
商隱輩閒見風思飄逸絕塵不可追及有謫仙之遺風
雖然卒以其譎怪不能俯就有司法度少年引試崇政

下第流落南邦遂老以死無令孤綯吳武陵為之地可勝悼哉其友張濤仲時出詩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因論唐人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觀者考焉

演山集卷二十一

演山集卷二十二　　　　宋　黄裳　撰

序

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

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適丁斯時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禮文

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戲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乎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絶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

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澶州講易序

在氣之先謂之太易亦非在氣之先也太且不得而名

之曰易而已當其為太易也無聲也聽之不聞無形也
視之不見及其下而為渾淪也然後陰陽之氣天地之
形乾健陰順之質在其中焉特未判耳易之道既降於
此而有理者未有不判焉陽之氣於是上為乾之形天
之質陰之氣於是下為坤之形地之質陰陽者易之物
乾坤之道乾坤者陰陽之物天地之道聖人因易以統
陰陽因陰陽以統天地因天地以統萬物以謂萬物吾
之憂患不同乎萬物則與易相忘矣其與之相忘也我

忘易歟易忘我歟非敢知也然而易之道不得不下而為渾淪渾淪之理不得不判而為三才其判而為三才也則道即於象數矣象數之中事物並作而交至有求一人而後復焉則言意之表聖人安得而寄我哉謂夫所以生萬物者天成萬物者地鼓而作之者雷撓而化之者風燥之者火説之者澤潤之者水而始終之者艮萬物於是受其形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物以之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物以之成其相生也以相繼

其相反也以相治萬物於是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其情有欲惡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取之可以致利通之可以遠害然而天下之愚衆莫之知焉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遂至違時悖理不能與數相為盈虛相為去來輕取禍惡者不可勝計也夫人之所以為賢者為其順性命之理而為不肖者逆之

所以得福者為其順陰陽之數而得禍者逆之雖然逆之者豈其故哉數之始終理之隐顯彼之智不足以及之徒本八物以受其形五行以受其數其本不明相與爭逐其末則憂虞悔吝不可勝計也然而愚衆莫之知者一偏於象數彼且為象數一偏者欲其定象以明萬物之理推數以觀其變奚可任哉蓋夫不役於數者始可以立數不制於象者始可以取象圍數之所能窮範象之所可及者通乎晝夜之道乃能知之然而出乎象

數之外者或曠數百歲未之有焉遽責天下之愚衆不為吉凶利害作其憂患是則難也伏羲文王書乎象數之外者也體易之道聖人既出於象數而體之則夫吉凶利害豈能為之患哉伏羲文王不能忘言棄象作為八卦揲枯莖之草灼朽骨之龜以示天下後世者與民同患而已作易設卦與同患聖人豈求之他哉求之萬物所本而生者耳於是卦乾以象天卦坤以象地卦震以象乎雷卦巽以象乎風卦坎以象乎水卦離以象乎

火卦艮以象乎山卦兊以象乎澤是非之理好惡之情八卦之中存焉萬物之生也或者成之萬物之成也或者變之長短多寡出入往來九六之中存焉象數既立又患天下莫能知其意者於是告之以辭使之明其義教之以揲使之識其變明其義則不廢乎人事識其變則不廢乎天理致理而遠害猖狂妄作者無所溺焉則易之為天下後世計者可謂仁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者象其仁而言

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微顯者易之智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夏主名於連山則不及乎易之智商主名於歸藏則不及乎易之仁能闡能微能常能變然後易之道至焉故周曰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言易所以統乎易道之仁智以仁闡幽以仁體常以智微顯以智盡變然後易之道至焉能常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變動不居者惡其不能變也能變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剛柔不易者惡其不

能常也蓋夫能常者止於靜止於有體而無用能變者止於動止於有客而無主不為體用主客所止者其易之謂乎無為而無不為以其不止於為故曰易無體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焉故曰生生之謂易惟其不為主客體用所主是故天地為體之時則易能為之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為用之時則易能為之體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謂之易者自其無乎不為言之謂之神者自其無乎不在

言之謂之道者自其無乎不由言之大人也真人也聖人也其猶三者之名歟大則名其業真則名其性聖則名其德然而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不離乎數矣有方也或能制之有體也或能役之不離乎數猶在方體之中則制之役之者至矣然而有易與神此道所以不在天地之内亦非在天地之外或者烏得而物之哉或者有不得而物之然後出乎方體之外者足以前民之用入乎方體之内者足以同民之患未始有窮焉然而陰

陽也天地也乾坤也皆官於易聖人之卦乾坤也名之
以隂陽故曰乾陽物也坤隂物也象之以天地故曰乾
為天坤為地隂陽也天地也乾坤也卦爻之中備矣以
其所自出者統而名之此書所以謂之易也禮主於法
詩主於情書主於事易主於道聖人以禮道法以詩道
情以書道事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如此足矣有言則
道喪而聖人强言於易者蓋謂天下後世不得易之象
以究萬物之理易之數以推天時之變易之辭以考人

事之義則猖狂妄作者淪溺於禍患可勝悼哉詩之和禮之嚴蓋未暇及也得易之道然後可以達物情立政事遂致天下之法則學者之於易當盡心焉免夫禍患非予望學者之盡也

張舜元講易序

易之為道不出乎象數不足以為聖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數不足以為天下以同民患是故聖人方其坐進乎道怳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怳其中有象有物即有象

有象即有數及其怳惚之象數杳冥之真精相遇而為混沌然後二儀萬物五行四象皆在乎其中可以作易故惟聖人為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數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默云知意之所以用捨以蓍得爻以爻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證如響之聲如形之影可以善勝難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聖人入而反一則形而上者與之為體出而應萬則形而下者與之為用惟象與數本於道行於神聖人取其無乎不為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

乃命以為書焉舜元讀易於山中輒自大悟以謂後世
之學易者類以臆論徒説義理第為虛言無補於事蓋
夫聖人不以前民用則何事乎為易不用乎象數則何
以前民用於是範天地之化而得象圍天地之化而得
數聖人言意本乎爻卦象數本于神易舜元推於爻卦
之變動禍福之兆休廢之理密與人事合如符節因民
之言動而貳之以是非使之趨吉而背凶因民之向往
而貳之以迷悟使之違惡而依善一氣之起滅五行之

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遂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末學方用區區之說與人徒論人事雖執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學當與晉漢之高士議其優劣諸生其勤而承之不可失也

延平講論語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弗辨蓋論則及理耳不足乎道議則及義耳

不足乎理然而方外之奇人道無悶悶無應苟與物絕
非聖人之所尚故孔子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不得已
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故孔子之
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孔子之作春秋是
其所是非其所非榮辱萬世之善惡不得不議論語則
答學者之問而已奚事乎議哉嘗謂希夷者道易簡者
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加遠矣孔
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者服曲辨橫議不獲乘間故聖

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言忠恕則貫道之類言孝悌則貫仁之類仁道之類不可以勝用其歸則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觀其所受隨問而應中其才性之獘處不須屢詰而詳說之然後直也豈特此哉君子之教人使其聞者少思者多然後得者遠故孔子之於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兩端之詳一隅之畧隨其才性之上下而告之一言之徼近而遠約而詳思而得之足以道發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

之別有聞一而知二有聞一而知十者問伯夷而知聖人問詩而知禮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季路亦不失爲賢者理不可叛故也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最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明無足以直道者故孟子與其學者辨或累數百言然後屈其說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夫學聖人之道必自論語孟子始論語之於道及理而足則予安敢爲多言以意哉學者思而盡之則予將同歸焉思固不可怠也

圓石詩序

敏叔即郊塾之左得圓石如巨鼇狀下有雙巖上有羣峯岑嶠相臨巋嶧環合永嘉之鴈蕩建安之武夷入人清話中或資丹青之巧用為珍玩圓石形勢雖得十一蓋其類也觀鄱陽張道陵洪涯先生各有學道處安知雙巖非二人之所寄者耶寂寥中不知其幾千百歲敏叔一日刪夷剌發然後洗滌而出之翼之以亭庵狀之以圖障聲之歌思而又傳於朝廷卿大夫相與比興稱

道其天巧凡百餘篇且羨敏叔他日謝功名捐朝紱還里閭已有所寓之勝境不及者衆矣命予序其所以歌詠圓石之意爲之言曰一氣之化文於地者有形文於天者有象流形不同品物有類惟其所遇令夫英偉之人怪奇之物所遇之異者也二者無意於所遇而造物者無情於所化然而適然之數存乎其間升沈隱顯自有期會必俟當世名人爲之先後或飾之以文辭或授之以勢力然後天下後世從而譽之曰是人之英偉者

也是物之怪奇者也邂逅名迹之所在覽者簡將疊而復
舒遊者馬已躍而再縶風節氣象在人耳目遺滯思而
寫隱（以下皆闕）之類終不見稱於世相去非一間耳
然　開口一　豈可計哉諸
尤得天下之　默非其

演山集卷二十二

演山集卷二十三

宋 黄裳 撰

書

上黄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爲文章者採摭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來者曾不及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

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氣之來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機而形見乎聲色聲色不足寓之也一寫于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瀾驚湍出人不意開悟其耳目然後滔滔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 氣俗趣不足以係累

其靈臺者耶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太和誦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于名數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生于性實而性實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為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實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猶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

莖發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發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耶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常用意于其間哉太和之氣其來遠矣性天高明空空無物隨所感寓發為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實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實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

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子曰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未得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身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源其來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子見之矣二子之後學者失其傳焉其性

無天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物入而累之言辭之間狥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且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靜之夫牽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胷間耳是以譏娛調詼窮愁憂憤鄙俚陳舊一發于文辭及索其實用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楊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見于後世然而荀之文繁

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譊譊而未之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絶荀以殺詩書幽思而無說閑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無說乃實有說耳予嘗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學豈足怪哉雖然荀以一言殺詩書而李斯輙乗其說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數千載間有才而富于學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畧抵牾未

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亂正盖
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静故也然而文章之休至雄
而少全焉王通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得其
所以為雄哉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從性天之中來
耳道德之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蹶于閤下此亦
思苦之不達歟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于幽疑之間
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覺夢耳安得暴其氣哉
王通之文無道以虚静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

剽竊論語無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廢黜也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爲道之大方喪於此矣才華之可愛何足尚哉退之曰荀楊大醇而小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歟無他世習物累得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數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俚陳舊一寫于文辭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觀人之文章竊知其爲人其人之可愛者嘗曠數百歲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輙然搖動于聲色有物

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瀰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風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為歌思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得耳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養之時而或為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舊一發于文辭者僕所不顧道也輙書以為獻

見呂叅政書

閩之舉進士自歐陽詹始詹始以才俊先鳴于温陵其後文學之士起為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于天下自詹倡之嗚呼南海之濵去中國逺矣士風儒教久在寂寥中無振發之者詹于是時特起而鳴焉是可尚也雖然詹以小才鳴而和詹者知為文辭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使閤下以道鳴有堂然出于腐儒中者閤下實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恠者之弊行使之中而

高約而詳不至泛然無所之適閤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養其氣求大其氣以高其聲韻從公之後而和之閩之舉進士自詹始而士之學為有道者則自閤下始矣况其所倡非特閩之人哉裳和公之鳴者懼其所養之或乖其聲高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裳之學方其進之時昨日以為得而今日或自非去之其心甚虛而能有所受閤下不以其不肖一賜德言為之正焉則裳雖疲駑自當鞭其後不

敢怠也逆旅紙筆不敢致莊苟與其來之意而畧其為見之禮則庶乎無罪也

辭州學教授書

古今之士所受之性所存之心所行之義所尚之志非昔高而今下也無有古今所謂大道無有高下所謂大法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下無不得者何獨于今人而疑之哉然而古來之士德至貴物至賤利至輕義至重方當獨善之時萬鍾之禄不易于簞食百鐙

之金不易于多文潭潭之居無以異乎蓽門甕牖之自
適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天下立吾良貴故
也非為乎貧行吾素志故也非為乎勢孔子之弟子有
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晳漆雕開者聖人之所與顏
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顏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
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載質而出自有聖人在焉聖
人仕矣吾屬何患于喪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
魯子路仕蒲衛寂然無足慕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顔閔之徒下視區區之仕不能賢于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恠先王之澤熄權利浸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道為樂語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待聖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資乎窮者蓋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暇行禮義哉雖聖人無如之何矣故顔子雖貧尚有郭外之田以備簞食仁者養生之計不死足矣無窮之欲世之累烏能窘我哉又况先王之盛世自有土田天下學

士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學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
其以此歟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盡入兼并之家士
始為貧所窘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尊之為師
貴之為吏其餘孱弱或屈為屠沽或流為商旅大人之
門投書曳裾自薦其貧賤以道為貨患不得之嘗有慼
慼之態是故去就狥人憂樂逐物志輕而利重揚子所
謂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歟雖然好古之士雖不如此而
為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開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

成德然後幡然為伊尹者何可得哉此裳所以辭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敎官書

仁智之敎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寛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不學之過也三年學不至于穀不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學其能賢于四十五十

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聞聖人未即棄之猶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然後棄之不足畏矣故後之廢學者雖壯且老可以復興始學者急于所止不至汗漫而無正然則聖人之教不亦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從事于辭賦古人大全未之及知好學之心時為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有神可以體太虛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類同役于化不亦賤乎中夜反側益

鶩無聞好學之心復矣其中是故去家數千里求正于有道者方當天子建學舍延儒生置道德之師為之導發其德性而某幸且員外舍以奉閣下之風教于此數月矣閣下不棄其愚不肖開道而進之不至于豰非其所患也雖然眷眷之懷尤有閣下之盛德嘗留私心欲其矯揉而成就之尚為可畏者皆出于門下此某所以來之意也

代上有位書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虛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然而揚子以待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則在天時者又何力之能為哉蓋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而進手援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能陽相人事位與道不相與則天之所寄蓋已輕矣而今閤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此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發滯思閤下其可辭而却之

廢天之所寓哉晦斯光窒斯通非所必也榮其辱使之不失為不仁成其敗使之不失為不智此其在我者耳閤下觀其志與之進可也

答總長老書

得書示喻所稟中正有常不與世人相為流轉此即清淨無染雖將迎無窮任緣自若是真有道者之敎也敢不承聽嘗謂使佛生中國必不强其俗以西方聖人易地皆然何則道之本則一故也夫使學佛者知其道果不

出于吾聖人教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怪其論佛也何事於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途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得鬼怪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趨焉必去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趨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老者已行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之徒寓中國猶客之寄主人家耳

行怪立異其家及鄰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然也使人各忘己分上事迂狗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以邀名不自求佛於心異則怪怪則駭駭則讟讟則亂相觀之俗亂旁觀之俗駭于是乎毀生毀則排排則逐其勢必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得不為佛患哉夫能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此乃屈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廢棄典禮遂亡天下而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齋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學士大

夫婦人女子從其徒遊者弊正類此夫佛無乎不在有道者之教必能各因其方各覩其分各從其學各隨其時而引之要之得其所歸而已使佛之教寓常行道中不見于立異欲害之者不得其間而攻之使中國之俗不失其經以心會佛然後其道常崇而不可瀆常存而莫能廢此予有望于廣慧者也

演山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二十四　　宋　黄裳　撰

書

見南京留守書

裳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聲光南來而裳得之如醉夢中當雨餘秋曉有物泠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覺釋然而行起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閤下之風與焉嘗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西飛

蓋已久矣去年為浙江游見孫公于霅上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待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得閤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見之矣暖然而為春肅然而為秋開流俗之煩襟發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靜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導發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贄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常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畧甞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歲矣盖自周而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未學心閉而意實不能由性而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為非理人偽之中心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閤下能以身與國存亡而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與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天下之士久隨老宿

而流落俄聞新美而專奮得其統序而學之其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得之言不過閤下之緒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得焉且懼其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尚有私言者因書以為獻周禮數職斐然成童或賜台覽亦見其性分之所至耳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敎之有仁術故不廢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敎之有智

術故不褻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色不從與之言道適足以瀆我以其瀆我而遂絕之是天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烏用君子為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惡之心見棄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惡也聖人以人之羞惡為甚于此寓之敎焉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與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敎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

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窮屨者是也然
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變者非常教聖人蓋
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絶之無
意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
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于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閤
下之于學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學者之心非敢
以為孺悲焉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
未足怪耳閤下有道素為學者鄉往又有長民之位牧

民之地惟拒之求其變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
也孟子設科在閤下尤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内
則成己外則成物無問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其
有草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王始用六廉之法屬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赴
吾事繼有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以行六廉之所弊
其尤造物者之制命歟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惡而得禍

不可圍也羣才之見作則猶庶物之作於化耳溫作之
而生暑作之而壯涼作之而歛寒作之而堅雅而行之
小大之材悅人以華利物以實隨其才分各有成就若
有賞陟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資質不良或剥于飄風
或槁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不足道也今天子出
轉運使總領一路之屬吏六廉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
色如秋奏牘一往與奪隨至造物者之外輔耳碩不重
歟其得官長溪辛與羣吏趨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竊以

半生之年而老于區區之下職沒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恥也某中途嘗以六廉自鞭其後惟恐其不逮三歲之賞非敢望也得偕纖塵之物隨其才分即秋而斂焉此亦造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講書

自得之心斯有真樂得之于心以至無待于外而後真樂至矣此樂之至乃生于夷曠無所係着不以物去而嚬物來而笑物之來去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然此自

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下其有求我者乎滿虚之中出為法言德行導發其德性私淑其身吾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數存焉愚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而未及見也比者來京師望見天子之學形勢翬翼吞并數舍高明爽塏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而來促膝而共處富有千餘人褎衣博帶禮貌容易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多

而學者之所寓如此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為之出道德布言教導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愚始望見學者與學之所寓其目已明其志已壯由是而舉首以望諸公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目明志壯而已愚始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適會聖君賢相留意于學者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之難疑答問愈久而愈新竊意諸公之樂夷然而生混然以成若縱而不可荒若貫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

好數而爲樂之新故不以物之態有新故而爲樂之盛衰直樂之至至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爲樂者有三而世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樂逸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敎育之樂富貴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謂之翫物逐物喪已翫物喪志非特志與已喪也其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潰之態生富貴之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富貴山水能使人窮

若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者僞故爾外物之樂吾之內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內遊而務外觀乃至喪己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交君子之內而山水則外物之可樂者耳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向煙江之湄豈必浩歌遠引與人物絕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皆無足爲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誠而樂

之者敎與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除道以招之來開門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夷之鄉獲列于執鞭者蓋其願也

與敎官書

裳與閣下窮達異事暌遠良久無緣奉敎懷想高義有如昔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眷伏承朝廷增廣太學旁招多士菁菁之莪期在中沚擢用閣下為之宗師

使與天下英才從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言昔時從
遊私心竊許于從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上副天子所
以敎學之意下慰士議不可緩也嘗謂先王敎養人才
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喜敎育之名而
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敎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
區區之名無益于治昔竊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
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
因為建學記以寓其說輙以為獻嘗謂天下未始無才

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貴財以養貴道以教貴爵以取閤下適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聯轡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揉封名録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乎是求一人之公者也非公于衆人以為得其所長乎是得一日之長者也非得其平生有是法矣必得作人之術而行之然後其法不蔽于一曲苟無作人之術恃法以得才則與場屋間何以異哉幸與不幸吾知

其不免矣作人才者其猶春工也歟靜非春工之事也動之以風鷩之以雷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澤然後句者出萌者達好音麗色可愛萬狀閣下之任泛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有春工之事者恃法以得才非士之所望常謂取之有疑于私而使物議以為公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齊衆則有一齊之秀者求諸學衆則有一學之秀者求諸天下之士則有天下之秀者致之以異制遇之以殊禮表其文行以示于衆作其好勝之情服賢

樂善之心悱發而志于學革剽竊之文去奔競之行正偏弊之道何憚而不為哉曩為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閣下才氣宜有為者一學之事愚將畧見其萬一故因鄧秀才行輙書所懷以為學者之賀

代上敎官書

天之分予萬物所欲者不可得而加所惡者不可得而損而物之來不必迎其去不必將去來加損非人所與貴賤窮通各于分予之中而安之莫不有適焉則僕于

閤下可以相忘矣淸泠之濵翠微之麓有屋數間可以避風雨有田數畒可以具饘粥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學父母兄弟合幷談笑有無涯之樂其自爲計不亦是乎不然束塵編之文遠華髮之親山馳水泛不遠數千里託于泛泛之逆旅數年如此矣其自爲計不亦誤乎竊謂天之命萬物其在外者有窮達之時貴賤之位有多寡修短之數相忘而無心相失而無情固其理也而在我也其知有先後其德有小大學者非生而知之又當

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安得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有道然後達耳求之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國求諸一國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得之有以為已然後能為親有以為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千里者有是說焉閤下天使之任僕是說而與其求者也不可忘僕猶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誠意而與之閒燕居之側時賜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所憾矣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二十四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